

艾青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大堰河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艾青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大堰河

I216.2
39
:1(2)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502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大堰河/艾青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562-7/I·175

I.大… II.艾… III.散文、诗歌—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一辑)

作者:艾青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562-7/I·175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巴金、冰心、老舍、艾青、梁实秋、施蛰存、柯灵、萧乾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甚至到了80—90年代，有的仍然宝刀未老，还在文坛拼搏。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浸润着我辈后学。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

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们选取巴金等八位名家，并非要给现代名家排座次，座次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敢妄断。读者也许看得出来，从文学成就和现实影响来说，这八位显然不属于一个“量级”，况且，在现代名家中，还有几位堪称“大师”者并未入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拟续选续出。之所以要选这八位，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艾青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用画笔和画布描绘理想和现实世界的艺术家。20年代末他去法国留学也是为了学画。然而,有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写生时,心灵却受到一个法国醉汉的震撼。那人冲着他喊:“中国人! 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画画!”艾青后来说,法国人的话,好像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使热血青年终于下决心返回故土,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同呼吸共患难。

艾青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32年夏季,因与几位美术青年在上海举办进步画展,被法租界巡捕抓进监狱。囚禁岁月,艾青失去了作画自由,却由此走上了

诗歌道路，成了一位吹着“芦笛”走过一生的伟大的诗人。

艾青称自己是“流浪诗人”，他的一生是坎坷多磨难的。这坎坷磨难从他1910年3月27日降生之刻开始。他从没有吃过一口母亲的奶，是一位叫“大叶荷”的贫苦农妇给了他生命的乳汁。艾青的血脉里流淌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他就用歌喉一次次吟唱拥抱着“复活的土地”，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他始终是大地的儿子。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曾震动了1934年的中国诗坛。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知道了“艾青”这个名字。从此，这个名字伴着一路“芦笛”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直到1996年5月5日那个落着霏霏细雨的清晨。据说诗人临行前在病榻上背诵的最后篇章是孙中山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艾青写诗最大的奢求是一支普通的钢笔和一张洁白的原稿纸，他的诗常常在黎明中诞生。他喜欢黎明、太阳、春天、土地。有时在没有灯光的夜晚，冥冥中纸笔也能留下激情的“火把”和“光的赞歌”。

艾青着重灵感，但更注重用整个生命铸造诗。他说：“在活着的时候，严肃地活；在写的时候，严肃地写。”话虽浅显，却蕴含着为文为人的深刻哲理。艾青的诗有许多是写自己的，但又和时代紧密相连，他说：“离开这个时代，就找不到我的影子。”他的诗属于中国和世界。

比之诗歌，艾青的诗歌理论也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哲理。字里行间布满了跋涉探索的足迹，闪烁着灵感的火花。

诗人的散文是质朴的，但平实中仍可感受到激情的潜流。

1954年，艾青在智利海边面对礁石写道：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它仍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多么平静而宽阔的胸怀！“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这就是艾青的诗和人。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刘 屏 1
----------	-------

散 文

忆杭州	1
西行	5
乡居	9
坠马	13
埋	16
虫	20
炸后	24
夏日书简	29
赎罪的话	33

梦、幻想与现实	36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47
坪上散步	51

诗 歌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56
大堰河——我的褓姆	58
芦笛	64
窗	68
春	70
生命	72
复活的土地	74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76
手推车	81
北方	83
骆驼	88
补衣妇	90
乞丐	92
向太阳	94
我爱这土地	112
出发	113
独木桥	115
青色的池沼	117
农夫	119
火把	121
旷野	163
刈草的孩子	168

目 录

3

播种者	169
古松	172
我的父亲	174
少年行	185
给太阳	188
献给乡村的诗	191

诗 论

诗论	196
出发	196
诗	197
诗的精神	198
美学	200
思想	203
生活	205
主题与题材	206
形式	208
技术	211
形象	215
意象、象征、联想、想象及其他	216
语言	217
道德	220
服役	221
创造	225
诗论掇拾	228
《诗论》拾遗	231
诗人论	234

忆 杭 州

九年前的这些日子——

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行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嫌避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

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的,浮动著水蒸气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

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

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温热是什么呢？

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

我曾徘徊于桥头，曾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

就在那时，我开始读了屠格涅夫，而且也爱上了屠格涅夫。

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我如今依然很清楚的记忆到，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落下了冰冷的眼泪

杭州是可诅咒的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了杭州。想起它时，只是充满了懊丧与埋怨。

大海的浪，冲去了我心中的那种结郁，旅行给我以对于世俗的忘怀。

我所住的不再是那中世纪式的城市：机械与人群的永不休止的呼嚷，使我忘去了孤独，生活影响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审美的观念，我开始使自己了解人类文明的结果，我能用鲜明的对照的彩色来涂抹我的画册了。

几年后，我曾几度在旅行中经过杭州，每次经过时，也不知由于畏惧呢还是由于憎厌，心底里像有一种隐微的声音催促着我：“不要停留呵，不要停留呵……”就像我是从它

忆 杭 州

3

那里逃亡了似的。

今年九月，我又在杭州住下了。

它仍是使我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

我仍是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

西湖没有什么变化——迷蒙，飘忽，柔软。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

战争并不曾惊动他们，他们——杭州的市民，有多少曾为民族的命运顾虑过呢？

我的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西湖，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

十一月，敌人已从金山卫登陆，杭州在军事上已极重要，但除了单纯的军事的调防之外，负责当局仍不曾在民众运动上开放过——个人的地位与荣禄使他们忘却了整个民族的厄运。

最后，我教书的学校，没有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就借了盘费，离开杭州。

不久，听说杭州的居民已逃走，省政府与省党部都早已迁至金华，而那在临走前两天还劝人们“高枕而卧”的《东南日报》，也改在金华出版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上遇见了一个背了包袱的警察，他说是从杭州逃出来的——他走时，城里已三四里路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那时，敌军还不曾攻嘉兴。

今天，我在想念着杭州……

我不能违心的说我爱杭州，它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挤满了偏窄的、自私的市民，与自满的卑俗的小职员，以及

惯于谄媚的小官僚，和专事奉迎的文化人，他们常以为自己生活在无比的幸福里，就像母亲似的安谧。在他们，从不曾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祸患，真实的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恐怖着灾难，但他们不会反抗、而且也不想反抗，最后，他们逃跑了——却仍旧不曾放弃掉偏窄，自私，自满，谄媚与奉迎；所放弃的是农人们给他们耕植的土地，和工人们给他们建筑在土地上的房屋。

今天，敌人已迫近了杭州，明天或后天，我们的英勇士兵，将以温热的血与肉，作着保卫杭州的防御战了。

杭州，从来迷漫着和平的烟雾的西湖，将要迷漫着战争的烟火了。

或许，敌人的残暴的脚步，很快就踏遍了整个的杭州；或许，敌人的兽性会把西湖的一角摧毁；或许，西湖的血会染成紫红的颜色……

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杭州欣喜，因它愈为怯懦的、无耻的人们所弃，却愈为英勇的、坚强的战士们所爱，它将在敌人与我们间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

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我以安慰自己的心情，默诵着这为我最近所爱的话：“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 行

金华车站。早上八九点钟。

我追上一个车站里的办事员：“先生，几点钟有车到南昌？”

“十二点。”他并不停止走路，也不把头朝向我。

我们继续等。

在月台的旁边，还是停着那早已到站了的列车，里面挤满了伤兵，难民，行李。

据说，我们就要等这车开走了之后，另外的车来了才可以上车。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先生，到南昌的车还不卖票吗？”我又追上了另一个办事员。

“不卖票，有车，挤上去就是了。”声音是很低的。

车站里，很多伤兵睡在铺了一层稻草的地上。

有几个用稻草燃起了火，伸手取暖。

墙上贴了一些路工团体的标语，漫画。在走进月台的门口那儿，贴了一份《浙闽赣边为共产党员来归告民众书》。

妹跑来，说在挤满了人的那排列车的那面，还有一排列车，很多人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屈着身子走过去。

我们也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走过去。

一排列车停着，从每个车窗看去里面都挤满了人。这也是到南昌的车。

我们挤上去。

在厨房车的过道间用铺盖和皮箱安排了我们的坐位。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我旁边站的是一个伤兵，他是从前线归来的，我们谈上了——谈话的中心是后方的民众运动的欠缺。他时常摇着头，叹着气，阴郁的眼射出灰暗的光，凝视着车窗外。

“昨天，我在这里(金华)看见一个伤兵在街上卖他的仅有的一条军用毯——他是已饿了两天了。后来，我给了他两毛钱。”

“到处的伤兵医院都说人满，拒绝收容。”

摇头，叹气，失望的眼。

夜了，车还是停着。

在黑暗中，只看见火车头在轨道上徐徐地，来回地驶行着。强烈的灯光扫射着车站附近的景物。汽笛尖锐的嘶叫冲破这黑夜的静寂——真的，我会极度的为这现代的生物所感动，而且爱上了它。

九点多钟时，车终于开了。